

## 田代皖一郎为宋哲元设下鸿门宴

4

纪实文学

魏风华 著  
江苏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

[内容简介]

历史一旦被总结，就会被扭曲；只有翻开历史的细节，才能看到真相！本书以细腻的笔法，通过战场上一个个具体的人、具体的行为，向您讲述一场真实的抗日战争，为您一一还原皇姑屯事件、九一八事变、七七事变、淞沪会战、南京大屠杀等重大历史事件中的决定性细节，将历史的真相交还给您。

[上期回顾]

关东军作出进军锦州的计划后，东京的陆军参谋本部连下了四道命令，让他们马上住手，别再妄动。但此时石原、板垣已完全靠赌了，把这四道命令扔到了一边。此时，南京国民政府明确下令，让张学良指挥东北军进行抵抗，不得再放弃锦州。但结果是：关东军刚在锦州扔了几颗炸弹，张学良就决定一枪不打地放弃锦州，把近20万东北军全部撤进山海关。

九一八事变后，南京只能向国际社会讨“公理”（向英法把持的国际联盟投诉日本），而没能拿出行之有效的对策，加上对红军的围剿更不顺，党内反蒋势力一发难，蒋介石以退为进宣布二次下野。说是下野，但黄埔系的中央军还攥在他蒋校长手里，别人是指挥不动的。

九一八事变后，南京不是向国际社会投诉么，但除了让日本人的国际形象有点毁容外，任何作用也没起。调查团转悠了一圈，又回去了。而对关东军来说，怎么收局是个问题。

石原和板垣都同意搞个木偶。但谁当这个木偶？土肥原贤二把目光投向被冯玉祥从北京紫禁城赶出来、正呆在天津静园（今天津鞍山道，当时日租界内）的末代皇帝溥仪。随后，这位末代皇帝就像货物一样被日本人从天津偷偷运了出来。

这个事儿一直被认为是土肥原特务生涯的代表作。土肥原本人也特别得意。实际上有点夸大其词了，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，日本人让溥仪动动，难度是有的，但不是一件太困难的事。但土肥原为了显示自己谋略过人，把事情搞得复杂化了，他先鼓动天津的亲日分子闹事，然后天津的日本驻军宣布封锁日租界，在混乱中，把溥仪偷偷运到东北。

1932年3月，伪满洲国成立了。为“保护满洲国的安全”，就得跟南京那边搞一个缓冲地带，于是关东军又占领山海关，推进至长城一线，随后用128名骑兵，把那个热河省主席汤玉麟和他的上万军队赶走，占领了省会承德。

随后，九一八事变时北大营的部队——王以哲部一战即溃。张作霖一死，东北军就没了魂儿，九一八事变后，从沈阳到锦州，从锦州到山

海关，一路跑下来，这支军队精气神已经全无。

作为主政华北的大员，北平的张学良，还有什么脸再在那个位子上呆下去？南京派军政部长何应钦（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8期，贵州兴义人）北上御敌，当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。

1933年元旦，夜里11时，“长城抗战”爆发。参加者除由原冯玉祥西北军改编的第29军外，晋绥军也被调过去了，还派出中央军北上。面对中国兵的大刀，日军还有点不适应：中国军人也会耍刀？

虽然在喜峰口等处小有斩获，让一些鬼子丢了脑袋，但还是没能挡住日军的前锋，很快他们就逼近北平的通州。不过，日本人也不想一直攻下去，最后捞了个《塘沽协定》：长城以南冀东22县成了“非武装区”，直到这个时候九一八事变才算收了尾。

现在看，这是一个非常要命的协定。但在当时的蒋介石看来，虽然耻辱，但仍在可以忍耐的最低限度以上。蒋介石忽略了一个致命的问题：签完《塘沽协定》，日本人不但了，九一八事变告一段落，但华北问题又出来了。也就是说：按下葫芦起了瓢。

那时候，除关东军外，还有一支日军仗着有法律条文撑腰，赖在中国不走，那就是日本中国驻屯军。与1919年正式成军的关东军相比，这个驻屯军资格更老。当年闹八国联军，清政府被打趴下，跟人家签订了《辛丑条约》，除了赔钱外，还得让人家驻军，日本人按条约规定，获得了在北京东交民巷使馆区和北京至山海关铁路沿线12个要塞的驻兵权。羊在狼的面前只能认同狼的规则，人与人之间、国与国之间，关系莫不如此。

司令部设在天津的日本中国驻屯军，开始叫日本清国驻屯军，大清王朝黄了后，中华民国成立，“与时俱进”的日本人又赶紧把部队的名字改成日本中国驻屯军，常驻兵力5000人，基本上是一个旅团，规模小于关东军的一个师团。在国外驻军，一直被日本人看成是国力强盛的象征，所以这两支部队的司令官直接由天皇任命。

《塘沽协定》后，相继来天津当司令官的，是任同学：除了梅津美治郎外，其他两个是多田骏（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5期，宫城县人）、田代皖一郎（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5期，佐贺县人）。关东军搞谋略，他们也搞，这个谋略就是华北五省（河北、山西、山东、绥远、察哈尔）自治。很多人认为：在随后的华北系列事变中，上面三个人是根源。其实比他们兴头更大、作用更坏的，是他们的参谋长酒井隆（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0期，广岛县人）。

1935年7月的《何梅协定》上，中日双方实际上没有正式签字，酒井隆以他的司令官梅津的名义，向在北平主政的何应钦发了一封威胁信，在信中开出了条件，何在回信中没有提出反对，“协定”就这么下来了。在日本人的条件中，既有老生常谈的道歉、处置当事者和上级官员、禁止民众排日什么的，也有两个狠的：中央军撤出冀察，并撤销两省及平津地区的国民党党部，取缔带有民族主义性质的蓝衣社。这个协定跟前一个月日军绘地图的间谍在察哈尔被扣，使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借机与察哈尔省代主席秦德纯签订，后来使第29军在察哈尔行动受限的《秦土协定》，把华北事变慢慢推向高潮。

九一八事变后，蒋介石为了对付日本人，开始在国防上留后手，比

如，1932年1月将设在北平的陆军大学迁到了南京，把原来大学里的日籍教官全部解职，清一色地换上了德国教官；比如，在军事委员会内秘密成立了警卫执行部、设计委员会，分别运筹对日本备战和掌握战略资源。又搞了个7年整军计划，想在德国军事顾问的调教下，到1938年整编训练60个师的中央军。按蒋的盘算：即使跟日本人打，最好也要等到1938年之后。所以他给北平的何应钦定了个调子：对日本人的让步，别超过南京的底线。

这个底线就是：华北不得自治。按蒋介石的盘算：无论日本人在华北怎么闹，先由他手下的一号人物何应钦在那儿顶着，跟日本人周旋。但他没想到，日本人为了把南京弄矮，使华北特殊化，不跟何应钦打交道，点名道姓要宋哲元（北洋陆军武备学堂，山东乐陵人）出来，这是酒井隆给他的新任司令官多田骏出的主意。

宋哲元当时的处境颇为微妙。虽然名义上他是南京政府的干部，但实际上他一直想保持华北的半独立性，不想让蒋介石插手。

在那个年代，老宋就跟京剧舞台上的武生一样，在华北闪转腾挪着，但一个不留神，中了日本人一枪：1936年秋，宋哲元去赴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的饭局，在天津跟田代“达成”一个叫《中日华北经济开发协定》的“谅解协议”，虽没有正式签，但原则上也没有反对。

这次蒋介石彻底火了。显然，宋哲元签下的那个协议，如果实施了，是很致命的。铁矿煤矿什么的，不说，只说日本人要修建的天津到石家庄的铁路，在那个年代，铁路线就是运兵线！

相同性质的，还有塘沽港！

## 犹豫了9个月后，李敖才将情书寄出

1

热点关注

李敖 著  
时代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

[内容简介]

《李敖情书集》收录了李敖写给11位女朋友的信，“我一生中的女朋友和情书，当然不止此数，但情海余韵，亦堪“快然自足”。”李敖说，男女间的事，本来都该在床上办的；不在床上办而在纸上办，总难免抽象，缺乏动态、缺乏立体感。情书，不过是些“可爱的废话”。现在从这些“可爱的废话”中挑出部分，让我们看看情爱之下的李敖是怎样的面貌。同时还摘录李敖坐牢期间写给女儿李文的部分信件，看看这个狂妄至极、刻薄至极的男人，在面对女儿时流露出的拳拳父爱。

给咪咪的信

亲爱的咪咪：

一连五天没有写信给你了，我知道你一定感到很奇怪，奇怪我为什么“懒”起来了。其实真是见你的鬼，我才不懒呢，五天来我每天勤于反省——反省我在女孩子面前是否吃了败仗，是否被那诡计多端的小丫头洗了脑。

反省的结果，我，李敖，悲哀地失望了，我想不到我竟有些动摇，于是我大叫一声，往后便倒，倒在床上，活像那只满面病容的猫儿，但疼的并不是右“腿”，而是那征服咪咪的雄“心”。

神话里的Mermaid(美人鱼)时常在海上诱惑水手去触礁，她会甜言蜜语地说：

……给我一个奇迹好吗？让别人忽略你的存在而你却比以往更健全更有力量地生存吧！

于是，水手听了她的，放弃了骄傲、嚣张与忧愁，在这几天中埋葬了他原有的许多习惯，他便倒在远海天边的孤岛，那是一个与尘世隔绝的地方。

这几天来我出奇的沉默，不愿跟别人交往，我感到很疲倦，在世俗场中我周旋得太久了，我渴望休息，于是我也“唯心”起来，神游着六合以外的幻境，在那里没有庸碌之往来碍我耳目，也没有俗场中人来扰我心灵，在孤岛上只有你——那最能了解我的小东西！

我们同看日出、看月华、看闪烁的繁星、看苍茫的云海；我们同听鸟语、听虫鸣、听晚风的呼啸、听Ariel的歌声，我们在生死线外如醉如醒，在万花丛里长眠不醒。大千世界里再也没有别人，只有你和我；你眼中再也没有别人，只有我和你。当里程碑如荒冢一般林立，死亡的驿站

终于出现在我们的面前，远远的尘土扬起，跑来了喘息的灰色马，带我们驰向那广漠的无何有之乡，宇宙从此消失了你的足迹，消失了咪咪的美丽，和她那如海一般的目光。

敖 1958年3月18日西洋近古史课上

给LW的信

LW：

你是一个奇怪的小女人。三四年来，我偶尔看到你、偶尔想起你、偶尔喜欢你，我用“偶尔”这个字眼，最能表示我的坦白，因为我从不“永远”爱我所爱的女人——如同她们也一直采用这种态度来回敬我。

如果我详细描写你如何可爱，那么这封信一定变成一封春潮派的情书；如果不描写你如何可爱，那么它又太不像情书，因此我不得不多少歌颂一下你的可爱的部分——那些浑球男人们直到进了棺材也感受不到的部分。

你最惹我喜欢的部分不单是漂亮的肉体、漂亮的动作、漂亮的签名或是漂亮的一切，因为这些漂亮的条件会衰老、会凋谢、会被意外的事件所摧毁，会被另一代的女孩子所代替，会在《李敖自传》里占不到太多的篇幅。

我喜欢很多女人，可是我从来不追她们，因为她们的美丽太多，性灵太少，而这“太少”两个字，在我的语意里又接近“没有”，因此我懒得想她们，她们骂我李敖“情书满天飞”，可是飞来飞去，也飞不到她们头顶上。

我喜欢你，为了你有一种少有的气质，这种气质我无法表达，我只能感受。

三四年来，与其说我每一次看到你，不如说我每一次都感受到你。你像一个蒙着面纱的小女巫，轻轻

地、静静地，不用声音也不用暗示，更不用你那“从不看我的眼睛”，你只是像雾一般地沉默、雾一般地冷落、雾一般地移过我身边，没人知道雾里带走了我什么，我骄傲依然、怪异仍旧，我什么都没失去——只除了我的心。

我不能怪你，怪你使我分裂、使我幻灭；我不会追求你，因为我不愿意尝试我有被拒绝的可能；我久已生疏这些事，为了我不相信中国女孩子的开化和她们像蚌一般的感情。

也许你应该知道我喜欢你，也许我应该使你知，虽然我不相信除了知道以外还会有什么奇迹发生。我不属于任何人，你也不会属于我，我们没有互相了解的必要，流言与传说早已给我编造了一个黑影，对这黑影的辩白我已经失掉热情。也许在多少年以后，我们会偶尔想起，也会永远忘掉很多，唯一不忘的，大概只是曾有那么一封信，在一封信里我曾歌颂过你那“从不看我的眼睛”。

李敖 1961年10月18日深夜在台湾碧潭

这封信写成已经九个月了，可我一直没将它发出。多少次我看你下班回来，多少次，我想把它交给你，可是我都忍住了。今天重新挑出，决定还是寄给你。

李敖 附跋 1962年7月14日

给Y的信

Y，我亲爱的：

下午你走的时候雨很细，我决定不bother you。楼上看你在雨中消逝，真美。你那条围巾，我真想把它偷下来，放在枕头边，陪我入睡。总有一天，我会“绑架”你（既做小偷，又做强盗）——不再一星期见一次，而要足足看你一星期。一星期才

能见你一面，真是太长了，并且长得不放心，那些讨厌的限时信和尾随者，它们多少会使小Y起二心，会使她写出“很后悔答应去淡水”一类的刺话，呵，我好气呵我好气，气得简直要血压高一高。

一位妈妈告诉我的朋友说：“这个社会不能没有李敖，李敖应该存在，只要他不追我的女儿！”你看，我多可怕，我在女人中间的信用多可怕！

可怕的人要睡了，留下这封信和一篇胎死装订厂的“禁文”给你。这一类的文章，也许慢慢可增加你对我的“面具”的了解。作为一个善于自保的人，我不该有“面具”吗？

想买一只摇椅的“你心”写 1967年3月23日深夜

给G的信

太太、太座、太美丽、太可爱的小东西：

两天接不到你的信，天昏地暗，日月无光，心情恶劣，食欲不来，苦不堪言，想去花莲。不过——

昨晚例外，昨晚北投一立委请我吃饭，五年不见，大吃一顿。

今晚例外，今晚可能会有席。

明晚也不例外，明晚那位跟我父亲同班的王先生举行新火锅开业典礼。连日大吃，不知你听了流口水不？

刚与徐握别，他问我，“听聂华苓说，你把你漂亮的女朋友照片给她看，她大为称赞，能不能给我看看？”等他看过了，他惊艳不止，大有《西厢记》中张生见崔莺莺之慨！我骄傲极了！

连日极想你，夜里都没有睡好。

敖之 1962年10月22日

昨晚在北投吃过饭，与王先生漫步下山，空气风景都清爽至极，心想若身边是你而不是一个六十四岁的老头子，该多好！